

凌

淑

芬

春 晓



无 眠



1

“你知道重考生的偏差值有多少吗？——哦，这是日本式的术语。意思是问，大学上榜的机率有多少？”

依据联招会的调查统计，今年度第一类组文法商考生的录取率是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四，比例之低，已显示高竞争时代的来临。在这高竞争时代，唯有选择本班以一贯热忱负责的教学态度，百发百中的逐鹿精神，才能使你在一连串的数据中脱颖而出……”

联考的残暑，落第生颓废自杀的旺季！走在这条街上，随时会发现几张这种危言耸听，妖言惑众的大字报和传单。林如是舔了一口冰淇淋，揉烂了手中的补习班招生传单，丢入一旁大型的枣红色塑胶垃圾桶。

这条街是有名的实习街，大凡各种留学、高考、升学、以及语文补习班都集中在这条街上。在观光指南的手册介绍里，它享有著名的三多：学生多、摊子多、还有，苍蝇多。

“猖狂！”林如是踢了一脚挡住她去路的可口可乐空罐，不知是在咒骂满地的垃圾，还是各补习班张贴了两三个月之久，仍舍不得撕下的碍眼的大学灵取英雄榜。

“干嘛？心态不平衡？”有人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林如是没有回头，敢情是知道谁在她后头。她说：

“志惠，什么地方不好约，偏要约在这种鬼地方见面……”宋志惠把嘴里正在嚼的绿色司迪玫分几粒给林如是。她和林如是认识一年了，深深了解她此刻心情的那种“一七”，以及满腔的乌烟瘴气。

她吐掉嘴里的口香糖，重新又丢了两粒入嘴巴里。然后说：

“‘儒门’柜台王小姐跟我说，今年再向她报名的话，算我七五折；多个伴，就打七折。怎么样？”

林如是吐出嚼不到两口的口香糖，顺手拈在一家标榜全数考生皆“考”上大学的英雄榜上。

“不了，我已经准备在‘北大’注册上课，秋季班开始。”

“什么？北大！”宋志惠夸张的吹声口哨。“你不会感到自卑吗？跑到那所明星大学的——”

林如是瞪了她一眼。宋志惠识趣的摸摸鼻子，改口说道：“好吧！好吧！你既然不怕丢脸，那我当然是跟你一块下地狱。”

“没有人要你陪，你不必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。”

“你这样说就伤感情了。从我们在补习班认识开始，本着‘同是天涯沦落人’的情义，哪一次作奸犯科我不是奉陪到底？”

“你还说？我最大的失败就是认识了你，才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凄惨的下场！”

“讲话不要这么阴沉。这次遗恨江东是意外，明年卷土重来一定会更好！”

“卷土重来？”林如是翻了个白眼。“卷过一次还不够吗？你还想卷几次？你老爷不会嘀咕你，因为你没有一个

保送直升国立大学的姊姊；也没有一个今年一试就上第一志愿明星大学的弟弟；更没有一个高二音乐资优生的妹妹。我可不同，我这个“高五生”是我们林家的耻辱，父母胸口作痛的毒瘤！”

“怎么会？”宋志惠摇晃着脑袋，不相信地说：“林伯伯虽然看起来严肃了一点，但还挺开明的；林妈妈就更不用说了，标准的贤妻良母。我想，一定是你自己太阴沉了。”

林如是再度对宋志惠翻了个白眼，干脆不说话，转身迈开大步走开。

“喂！你要去哪里？”宋志惠叫问。

“回家。”林如是头也不回地说，脚步没有停。

“等等我！我也去！”宋志惠急急赶上林如是。

休如是停下来，转头看看宋志惠，突然说道：“我弟弟不在家。”

宋志惠脸突地一红。“讨厌！”她唤道：“我去你家玩，你扯上你弟弟做什么？”

林如是丢了个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”的眼神给她。耸耸肩说：“问你自己啊！你到我家做什么？”

“你……”宋志惠脸更红了，却突然叹口气说：“你弟弟他……可也考上了？”

林如是皱皱眉，心想“你又不是不知道”，待看到宋志惠一脸沮丧的模样，也叹了口气说：

“上了！上了！当然是上了！就在‘北大’旁边那所明星大学——”

说着，和宋志惠两人对看。看着，看着，两个人极有默契地又大叹一声。



“你说，他会不会取笑我或者看不起我……呃，我们？”宋志惠垂着头，低低地说。

林如是看了她一眼，回道：“难说，他知道我当定‘高五生’时，整整嘲笑了我一个晚上。要我到‘北大’注册上课，也是他向我爸出的馊主意，说什么那里师资好、教学认真——想到以后每天可在午间吃饭，或者上下课在街头转角都会碰到那个小混蛋，我连睡觉都会做恶梦。”

“你别这么说他。你弟弟，他——他其实是很优秀。”

这用不着你的提醒，我知道。”林如是说：“我实在不懂，像我老弟那种性情卑劣的恶魔，怎么会值得你这样为他牵肠挂肚？”

宋志惠将头垂得更低。“我也不知道。从我第一次到你家看见你弟弟，我就那样无可救药喜欢上他了。”她抬头殷切地看着林如是，又有点担忧地问：“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变态？我比你弟弟大一岁，长得也不是很漂亮——”

“说什么傻话！”林如是伸手勾住宋志惠的肩膀，充满老朋友的温暖，安慰她说：“爱情是不分年龄立场的，我绝对支持你。只是，我真的还是不懂，还是想劝你，我老弟那家伙除了会念书，其它的，一无是处。”

“你这么说，那是因为你看不清他的优点。你弟弟不但头脑好，而且运动神经发达，外型又俊秀挺拔，走在路上没有女生不对他回头看。”

“你怎么那么清楚？”林如是一脸怀疑。“我和他共同生活了十八年又四个月二十一天，从来不知道他有那些优点。”

“我就是知道。”宋志惠白了林如是一眼。

两个人各怀心事，转了趟公车回到林家。进了门，只见客厅坐了两个人紧盯着电视，电视则传出毛骨悚然的配乐声。

其中一个听见开门声，转头看清是她们，随便地打声招呼说：“嗨！姐，宋姐！”便又将注意力转回电视。

另外一个则站起身，脸上堆满了欣喜的笑，很有礼貌的说：“你好，如是姐。”然后对宋志惠轻轻点个头，显然对她不是很熟悉。

林如是对那人随便点个头算是招呼。这个应觉非来她家斯混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；从她弟弟升上高三第一天开始，他就进出她家报到，至今已一年有余，两人同时考上同一所明星大学，她老爷早将他视为第二个儿子。

“立天！”她走向她弟弟。“你怎么会在家？不是开学了吗？”

林立天眼睛牢牢盯着荧光屏，有点不耐烦的说道：

“拜托你，姐，今天是星期天嘛，你叫我上哪儿上课？”

这时房间里隐隐传出音乐声，哀哀凉凉的。

“维心在家？”林如是问道。

林立天拿起遥控器，暂停住荧光屏的切换。点头说：“也不知道她在发什么神经，放着长笛不练，抱回一盒萨克斯风演奏的录音带，一上午就放着那些噪音，吵死人！”

“哦……”林如是看看她妹妹紧掩的门扉，失了一会神。

“姐！”林立天叫了她一声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妈不在，你去煮点什么东西来吃好吗？我肚子都快饿扁了。”



“妈又不在了？”林如是轻轻吐了一口气。

她爷在大学教书，她妈却一点也不像一般的教授太太，反倒像个整日无所事事的官家太太，成天这个会那个会的穿梭不停，俨然这个社区里的主妇领袖。

她总觉得她父母的搭配很奇怪。她母亲爱好社交，乐于打扮，时髦又亮丽；她父亲却严肃古板，认为朋友败事，除了学校里的同事，根本不大和人来往。

“那爸呢？”林如是小心的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屏住呼吸。

“爸——”林立天正要回答，看见林如是担心的神色，贼笑了两声说：“爸交代不准你再乱跑，等着他回来训话呢！”

“你这小子，又告了我什么状？”林如是当真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午饭你自己看着办吧，饿死你算了！”

“姐——”林立天嘲谑的贼笑转为哀号。

“你哭破了喉咙也没用！你应该知道你老姐拿起菜刀就跟拿大刀一样，怎么下厨啊？”林如是同情她弟弟的说。她转向应觉非：“对不起你了，应小弟，只好让你陪我弟一起挨饿。”

应觉非轻轻一笑，不以为意。

一旁从进门就没开口的宋志惠突然说道：

“我来煮吧！”

“你？”

林如是和林立天同时将焦点转向她，同时开口，同时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，同样的怀疑神色。

尤其是林如是。宋志惠全身上下的每根神经她都了解得“透透”，连烧壶开水都会烫到手的人，竟然敢畅言煮饭！

她看看她鼓起最大勇气后绯红的脸，突然懂了。唉！

可怜恋爱中的女人心！平常白白嫩嫩，从不沾尘惹埃的玉手，如今要沾盐抹油，洗手作羹汤，为的竟是她那种性卑劣的弟弟！唉！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啊！

“宋姐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！你行吗？”林立天却完全不了解宋志惠的一番爱意，泼她一盆冷水地说。

“行！当然行！为什么不行！”林如是瞪着她老弟。“你也一起到厨房帮忙。”

“什么！我……我也要……”林立天大呼不平。

“少噜嗦！你到底想不想吃饭？”

林如是恫吓兼威胁，林立天只好摸摸鼻子，悻悻然地咕噜几句倒楣，跟着宋志惠到厨房。

等他离开客厅后，林如是才噙着几分得意地笑，坐在长沙发，拿起遥控器重新启动电视画面。

站在沙发一旁的应觉非，一言不发，很自然地走来坐在她身旁。

林如是微觉奇怪的看他一眼。地方这么大，干嘛偏偏要坐在她身边？继而一想，这个位置正对电视机，视野好，也就不以为意。

看了一会，连续几个画面血浆、稠液纷飞血溅，林如是打了一声呃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说：

“呃！真恶心！我以为是恐怖片，怎么处处是这种倒胃口的镜头？看看那个像粪便又像鼻涕的东西——老天！不行，我快吐了！”

应觉非快速抢过她手中的遥控器，切掉画面，伸手拍拍她的背，担心地问：

“你还好吧？如是姐？要不要喝点水？”



林如是一边干呕，一边点头。

应觉非喂她喝了口水，另只手仍然殷勤关心地拍抚她的背脊。

“我好多了，谢谢。”林如是将杯子推开，擦拭掉眼角溢出的泪水。

应觉非收回手，沉默地将开水放在茶几上。

“呼！”林如是重重往沙发一靠，手臂触到了应觉非的臂膀。“五脏六腑差点全给呕出来。那东西真的很恶心，你们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
“向同学借的。听他们说这个片子还得过最佳特殊效果的奖，当选年度全美卖座第一名。”应觉非侧头看着林如是。

“全美卖座第一名？这种超级恶心大烂片？”林如是不相信地转头说着，冷不防接触到应觉非的视线，脸和脸靠得很近。她稍稍不自在地笑了笑，打哈哈说：“哈哈，美国人的水准可真低啊！”

应觉非没有陪着她傻笑，瞧着她望了一会，突然叫了一声：“如姐！”

林如是心头一跳，眉头跟着皱起来。这小子“认亲动作”未免也太快速了吧！刚到她家时，见到她必恭必敬的叫一声“林姐姐”；过不久就自动改口用“二姐”；又过不久又改口为“如是姐”。现在可好了，关系一步一步推进，她变成他的“如姐”了。不知再过不久，她又会变成他的什么？

她朝她妹妹紧掩的门扉又看一眼。她怎么会不知道这小子心中在打什么主意！

“如姐！”应觉非见林如是默不作声，大胆又叫了一声

说：“听天立说，你准备到‘北大’报名上课？”

“嗯。”林如是没好气的应一声。

“那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就可以常见面了！”应觉非语带期待的说。

“好什么好！”林如是听不出他话中的期待，更加没好气的说：“你嫌我不够自卑吗？成天遇见你们，看你们得意！只怕我以后会天天作恶梦。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我——”应觉非突然告过去，双眼紧紧地缠住林如是。
“我……如姐，我……”

厨房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。

林如是赶紧奔过去察看究竟，应觉非小叹了一口气，紧跟在后头。

“发生什么事——”林如是奔到厨房，话尚未问完，脚下一滑，差点跌个四脚朝天，幸好应觉非在后头将她抱住。

只见地上四处是水，湿成一片，流理台上更是一片狼藉。林立天正抓着宋志惠的手，在冰冷的水龙头下开大了水柱拼命地冲洗；宋志惠则一直小声地抱歉，自责自己笨手笨脚，羞红着脸，直由脸颊一直传到手掌心。

林如是回头看看应觉非，看到了站在厨房门外的林维心；再由林维心视线的焦点，低头看到了应觉非挽在她腰上的那只手。

2

一上车就看见那个人，坐在靠窗的位子闭着眼假寐。车厢内疏疏落落还有一些空位，林如是小心地挑了个离那个人身侧不远的空位坐下，好整以暇地观察他。

一连几天的早晨她在差不多同时间的车上见到这个男人。特别注意他，原因无它，因为这男人长得很惹眼，一点也不像是会搭公车的那种贩夫走卒之辈的族类。这年代，像他这种这么称头的男人在公车上已经绝迹了，他的出现倒让林如是无事纳闷了好些天。

但她注意他，倒也不是喜欢上他或莫名其妙的暗恋上人家，只是感兴趣，加上好奇，以及打发无聊的时间。

她一向没什么挑剔、筛选、审核男人的眼光，但如果她老弟那种种性卑劣的恶魔都能被宋志惠称赞成独具吸引力、优秀的男孩，那公力上那个男人可真算是上上将相之质的良材。也就是说，陆起来很有学识，有书生气质，但体魄傲人、身材一流的水准。

男人也要看身材、比肌肉，这是她在书店翻了什么时尚之类的杂志后才知道的。依据杂志中提供的评分标准，从肌肉、皮肤的颜色、身高、三围比例，到气质、穿着打扮以及不说话就能迷死人的酷，这个男人无论怎么挑剔，都是超过高标的上上之躯。

这就是她对他感兴趣、好奇的原因。这样一个“出将入

相”美材的人，竟然会“落魄”到来搭公车的程度，实质上叫人扼腕叹息。可见瞧他的穿着打扮，啧啧！摸摸那质感，吓死一般领薪水和盘算零用钱的小老百姓。

总归一句话，这个男人让她感到很好奇。

公车转个弯，靠窗坐的男人按铃准备下车。林如是跟在他身后，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男人香。

这也是她特别注意到他的另一项重要原因。同站下车，同向而行，这是多了不得的机缘！恐怕比彗星撞上地球还要难得。

林如是静静的跟在那男人身后下了车，走在路上，那男的显得更加惹眼了。路上的行人对他回眸百态，但他好像都未察觉，步伐很大，只专心着自己的步调。

走了几分钟，他停在路口，红灯亮着。马路对边就是那所全国知名的明星大学；明星大学西边后侧不远的一栋崭新宏伟的大楼，十一、二楼高的楼层上，高高招摇着她们亲爱的北大招牌。

绿灯亮了，那男人穿过马路走入明星大学；林如是也穿过马跟，跟着走进明星大学。

她怀疑这男人会不会是明星大学的教授、讲师之类的伟大人物。看他那气质，又如此从容大方的走进这校园，应该……差不多是了。

走着走着，那男人突然回头看来，看见林如是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

林如是脸庞一红，因为羞惭，也因为愤怒。

那人大约是误会她在跟踪他了。偏偏她又不能太理直气壮地抗议说不是。如果那男人长得稍为丑一点，或者她自己再漂亮一些，并且是货真价实的正牌明星大学学生，她

就不会觉得这么窝囊和没出息了。

她根本不是存心想跟踪他。只不过要到‘北大’，穿过明星大学的校园，再由西侧偏门出去，是一条便利的捷径。

这条便利的捷径，很多‘北大’的学生都知道，却很少人利用。原因是“有自尊”的“北大”生，不屑如此为之；“自卑的”则望之却步；“开明的”却怕将来原可以待在明星大学的分数，被如此匆匆经过的草率先行浪费掉了。

只有像她这种没什么自尊、自卑心又不够强，兼之懒惰散漫的人，才会那么不心虚地穿经明星大学的校园；甚至一没事就游荡在明星大学各角落，冒充明星大学的学生。

而现在，她只是趁便顺道侦察那个男人，虽然不是存心，但看在他人眼里，难免也落得行迹可疑，难怪那个男人误会她在跟踪。

那男人皱着眉看她一眼后，脚步更快了。林如是觉得自尊心受到践踏，气急之下，干脆加快脚步跟着那人，索性让他误会到底。

但她步伐太小，怎么赶也赶不上，走得太快，双腿交错失灵，结果自己绊倒了自己，狠狠摔了一跤。

“哎呀！”她叫了一声。

那人回头，眉头皱得更厉害了，走到林如是身旁，也不表示任何关心，劈头就问“你为什么直跟着我？”

好骄傲的口气！林如是涨紫了脸，站起来拍拍衣服顶回他的话说：“谁跟着你了！”

那个男人看她，不说话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，怀疑什么的。

但林如是自己心虚，指着矮树最后面一栋建筑物，吹牛皮撒谎说：

“我是要到那里去，谁晓得碍得你的脚跟了。”

“哪里？物理系馆？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？”那男人显然有点怀疑，因为林如是横看竖看就像有一副科学脑袋模样。

那男人怀疑的口气令林如是有一种莫名虚荣心起来犯贱作怪，虽然对方和她是没什么关系的陌生人，她硬是打死都不让他知道她是高五生，冒充是国立明星大学的学生到底。

“谁说我要到物理系馆的！我是要去旁边的小福利社买早餐。怎么样？这样也犯法吗？”她对各角落的地理位置摸得很熟，编起瞎话来，眼珠子都可以不眨一下。

“原来……”那男人换了一副温和的笑脸。“对不起，我以为——”

他没有说完，对林如是点个头就转身走了几个大步消失在转角处。

林如是不敢再贸然跟上去，等了一会，看看四周没人注意自己，才穿出了西侧门，走向那栋崭新的大楼‘北大’就高占此楼大楼的最高两层楼。

‘北大’原名‘北进大学文理补习班’，脱离传统补习班集中在著名补习班的湊与风，遗世独立在高空中，傍视邻旁这所全国知名的明星大学。

由于它自不量力胆敢分沾明星大学的龙潭虎穴好风水，学府的名称又取得耐人寻味，许多学生干脆不称它的原名，而谑称它‘北大’，挖苦的成份居多。

出了电梯，林如是挟紧书包，悄悄地走进教室。

“现在才来？”宋志惠有点消觉的和她打声招呼，不像平常的活泼。

“怎么了？今天怎么这么阴沉？”林如是随口问道。

“还不是为了那天的事。”

“那天？”

“你弟弟——”宋志惠略为迟疑。“他有没有说我什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林如是安慰她说：“他虽然常常对我使阴耍诈，但对我之外的女生，一向都很有绅士风度和礼貌。”

“哦。”宋志惠却只是如此轻描淡写的反应。

“又怎么了？那么无精打采？”

“就是那天啊，你也听到了，他叫我‘宋姐’的语气，多生疏啊！”

原来还是这回事！女人心，唉！

林如是拍拍她的肩膀笑着说：

“想开点，往好处想的话，那表示他没当你是外人看。”

“可是被他那样叫，好像显得我多老似的；而且，我也不想当他的姐姐，我想当他的……”

“他的情人。”林如是替她接下去。“我看你何不干脆对他表明心意算了，省得如此自我折磨，为爱痛苦。”

“不行，绝对不可以，那样的话，他一定会觉得我很变态，竟然喜欢好朋友的弟弟。再说，被拒绝就惨了。”

“那我帮你说好了。”

“那更不可以，如果他没有那个意思怎么办？那多丢脸啊！”

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准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？”

“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当作不关自己的事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确——帮我探探他的口风吧！”

林如是笑了。

“对了，那天在你家的那个男孩是谁？”宋志惠问。

“你说应觉非啊！”林如是显得很漫不经心。“他是立天的高中同学，也考上了隔壁那所明星大学，常到我家走动。事实上，我认识他比认识你还久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……”

“我们？”

“对啊！你们……”宋志惠表情暖暖昧昧的。

林如是观色辨意，摇头说：“你搞错了，他献殷勤的对象不是我，是我妹妹。”

“你妹妹？真的？可是看起来不像那么回事。那天吃饭时，你们两人有说有笑的，你妹维心反而跟哑巴一样，一句话也不说。”

林如是突然答不出话，瞅着宋志惠。

他妹妹维心向来沉默寡言，成天只跟那支长笛打交道，她们全家人没有人知道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，或者有些什么心事。

“维心是文静了一点，但你别忘了，她和我姐一样都是远近闻名的美女，吸引男人的魅力，我没有她们的一半。”她找理由解释着。

“说的也是。”宋志惠同意说：“男人不会放着美女不追，而去巴结瑕疵货。”

“志惠！”

“别生气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不过你也真不幸，你姐姐和妹妹都长得像你妈，遗传到你妈的优点；就连立天都长得比一般人帅气。唯独你，倒像捡来的那只丑小鸭。”

“我像我爸。”



“是啊，只可惜没遗传到他优秀的脑袋。”

“宋志惠，你存心呕我是不是？”

“我怎么敢！我只是替你不平、可怜。难道你从不觉得上天对你很不公平吗？好的部分全被你弟弟姐姐遗传光了？”

“不会。”林如是答得很干脆。“我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人像我一样美丽可爱聪明。再说丑小鸭最后变成了美丽的天鹅。”

“天啊，你还真不懂得什么是‘自卑’！”宋志惠叹为观止地看着林如是。

“拜托你们安静一点行不行？吵死人！”坐在前头的孙婷婷回过头埋怨。

孙婷婷是‘北大’里，那种极具‘自尊’，和她们截然不同的学生。别人是连考几年不进的落第生，她是差一分落到第二志愿，宁就补习班，非上第一志愿不可的高材生，是‘北大’之宝。

“别理她，她用功过度脑筋短路了。”坐在孙婷婷旁边的唐婉萍也回过头来。

孙婷婷狠狠瞪了唐婉萍一眼，转回头不再与她们这些落第生浪费时间。

唐婉萍耸耸眉，扮了一个鬼脸，对她们说：“你们听说了没有？医学院保证班那个刚从明星高中挖过来的数学强棒，长相身材都是电影明星的标准，不但多才多金，而且最重要的，未婚。”

林如是和宋志惠两对眼看了看，一起摇头说：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！天啊，你们这两个老土！”